



春晚 35 年: 从解读到解构 ——我看 2019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沈育晓/文



调侃、吐槽、恶搞已经成为新媒体平台的一种重要亚文化现象,在中国的网络环境下,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反主流的,它以对主流文化的嘲讽、颠覆、解构为基本任务。从参与的主体看,它以平民为主,因此又是与精英文化对应的。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电视已融入大众的生活中,又是人们一个重要的共享源,在观看节目上可以不分阶级、种族、性别、地区、个人兴趣及其他许多因素”。30多年来,守着点儿看春节联欢晚会一直是中国人过春节的重要仪式,而随着以吐槽、恶搞为集中代表的网络亚文化的兴起,调侃春晚的节目舞美、小品台词、魔术揭秘等成为互联网时代青年人过春节的乐趣。

春晚编排节目表要依据我们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和团圆、凝聚的家国情感结构来赋予串播以整体性,有着明确的表达中心和文化输出,这与反叛传统禁锢、消解传统信仰与价值的现代主义文化有着明显的冲突。现代社会的青年人开始怀疑社会秩序、语言体系并对传统的稳定性、整体性解读方法产生怀疑。春晚在节目设置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宏大叙事,除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还有吉林长春、江西井冈山和广东深圳三个分会场,带来歌舞、相声、小品、戏曲、武术、魔术、杂技、公益

广告、创意设计等受众广泛的节目表演,展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

泛娱乐时代,观众的乐趣便是努力解构、颠覆主流文化,在全民吐槽之中寻找乐趣,这是新媒体技术刺激下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体现了人们对自由表达权利的向往。恶搞是娱乐化潮流推动下的一种文化走向,是社会转型期社会情绪释放的一种通道,也是网络社区文化交流的一种依托。比如春晚五位主持人的开场被调侃成“心疼康辉宝宝c位落单”“当你陪两对情侣朋友逛街”。而岳云鹏和孙越的相声表演“笑果不足”,观众把目光转移到了表演者大小悬殊的眼睛上。另外还有舞蹈演员的动作、妆容以及披萨型、粽子型、火锅型的队形。当然,调侃最甚的还是许久未见的葛大爷,上演了一把“葛优瘫”,并扒出了他真实受骗购买的床垫、穿了27年的巴宝莉风衣等。当春晚不再贡献金句、流行语,演员的表情包则成了当下最流行的恶搞方式。“网友对节目的吐槽比节目本身有意思”,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大家观看春晚的共识。

除了社会性的需求外,恶搞文化也可以给一些个体相应的满足。恶搞是成名的一种手段,是人们跟风时尚,加入社群的一种方法。比如新浪

微博上的知名视频博主 papi 酱推出了一系列视频——春节五天乐,其中就包括对春晚主持风格和流行语的调侃恶搞,引发了6万次转发,5万人次评论和13.3万的点赞,这也说明在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来自草根大众的吐槽文化实际上是年轻人对于主流价值的一种反叛和解构,是凸显个性气质、颠覆主流的亚文化。

那么主流文化到底应该如何平衡政治性和艺术性呢?春晚小品作为观众最喜爱的语言类节目,从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但小品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也是官方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的渠道之一,近几年春晚舞台常常出现一些四不像的小品,过度渲染主流价值观,尤其是用最直白的语言过硬植入的方式会打破小品本身的轻松幽默感和艺术感,当一种艺术表演试图抛弃娱乐、教育观众的时候,指责与戏谑就会随之而来。2019春晚小品演绎了过年期间一大批工作者无法回家的心酸、办公室白领生活的压力、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家长对于孩子教育资源的焦虑、官员的欺上瞒下腐败行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春晚从来就没有脱离群众,只是大众多元化的喜好难以全面兼顾,一涉及这些重大的社会议题,很多“庸俗文化”的包袱就没法抖出来,平时常演绎失败者、屌丝形象的喜剧演员在春晚舞台上免不了要拔高形象、端正三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部分笑果,给观众留下了吐槽的口子。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主流媒体越来越难召唤年轻观众,观众对春晚的热情也就从守在电视机旁转变成了通过网络观看自己喜爱的春晚片段,通过社交平台吐槽春晚。

春晚服务于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功能不会变,但承载这种功能的文化环境却在变化。春晚如何让大多数人认同所宣传的价值观,还需要在更多的质疑、吐槽、批评中寻找平衡。公共媒介体系应该更加公平地分配发言权,包容社会多元的文化,允许适度的释放,扩大青年群体的话语权。2月10日一则来自主流媒体《新闻联播》2分多钟的新闻事件意外登上微博热搜,讲述的是两名铁路工作者连求婚的话都来不及说的匆忙相聚,在外奔忙了一年,空洞的话听了不少,好不容易团聚,打动人还是这一点点生活的真实。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亦是汉字文化圈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